

世界文字彙本

世界文學讀本



文藝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出版

世界文學讀本

全 四 冊

實價洋二元四角

* 不准翻印 *

編輯者

梅花館主

校訂者

何 銘

發行者

松江梅花書館

上海新文化書社

代發行者

上海中學生書店

上海南方書店

世界文學讀本 第四集

二十年後

美國哦亨利著

正在巡查中的警察，莊嚴地在街上步行着。這種莊嚴，是他的習慣，並非在人前擺體面，因為街上的行人是少得很。時間雖剛只十點鐘，但是稍稍雜着雨點的烈風，差不多將街上吹掃得沒有人跡了。

一路清查着門戶，用複雜而巧妙的手勢揮舞着手杖，時時將他那留意的眼光，投視着華麗的街的這警察，以他那堅強的體格和活動昂然的步法，真儼然就是一個平和保護者的樣子。近處在晚上都是歇樣得很少的地方，時時可以看見煙店或是終宵飯館的燈火，可是大部份的商店，早就關門了。

當走到某一條街的中途的時候，這個警察忽然地慢步了。在一個暗的五金店的門口，靠着一個口裏，一枝未點火的煙卷的男子。警察剛要走近他的近傍的時候，這個人即刻說出話來：沒有什麼，警官！他保證地說：我正在等一個朋友。那是在二十年前約好的一個約會。說起來，你覺得有點可笑罷，是不是？如果你想確定這沒有什麼奇怪的時候，我可以說明一下。二十年前，

這個店子的地方，是一家叫“Big Joe Brady's restaurant”的酒店。

一直到五年前，這酒店還是有的，警察說在那時就關門了。

站在門口的那個男子，擦燃一枝火柴，去點他的煙卷。這火光照出他那幅蒼白的方形下顎的臉，一雙銳利的眼睛，右眉近處，有一小塊白的傷痕。他的領帶針，是一個很大的金剛石，怪樣地安插着。

二十年前的今夜，那個人說：我同吉米威爾士在這酒店裏吃飯，他是我最好的知己，並且也是世上最好的一個人。我同他正像兄弟一般，同在紐約生長的。我是十八，吉米是二十歲。就在那晚的第二天早晨，我爲找我的生計，動身到西部去了。吉米是沒有法子叫他離開紐約的，他覺得紐約是世上唯一的安身地。於是，我們在那晚上商定好，從那天那時候起，再過二十年又在這裏會面，無論我們的境遇成個什麼樣子，或是從多遠的地方跑起來，都是不成問題的。我們想，無論如何，在二十年中，雙方都會開拓了自己的命運，都會弄了一筆家財罷。

這話倒很有趣，警察說：不過，我覺得要過二十年再會面，時間稍稍長一點。從你離開你的朋友以後，就沒有聽見過他的消息嗎？

是的，是的，有一個時候，我們常通這。那個人說：但是一兩年後，雙方都不知道對方的行止了。

你知道，西部實在是一個很大的地方，加之，我始終大活動地在各處奔走。但是，只要吉米還活在世上，我知道他一定會到這兒來會我的，因為他是個最信實、心志最堅定的人。他決不會忘記。我今晚是從千哩的遠方來到這門口的。不過，只要是老朋友來了，這也是很值得的一件事。

等着朋友的男子，拿出一個精緻的錶來，錶蓋上嵌了許多小金鋼石。

十點還差三分，他說：二十年前在酒店的門口，我們分手的時候，是正十點。

你在西部很得意罷，是不是？警察問？

是的！我希望吉米有我一般好。他雖是一個好人，可是他是那種不冒險的正道中庸的漢子。我為集蓄我的錢財，不得不同現今那班聰明人競爭。一個人在紐約，都是規規矩矩的，要在西部，人纔敏捷。

警察揮動着手杖，走出一兩步。

對不起，我要走了。希望你的朋友如時地來。你完全照時刻地等着他沒有一點猶豫嗎？

不會的，他說：至少，我要多等他半點鐘。如果吉米還活在世上，到那時候一定會到這裏來。再會了！警官！

再會，先生！警察說着，就沿着路走了。一面走，一面清查門石。

現在下着細細的冷雨了。以前不定地一陣陣地吹着的風，現在變爲疾風了。在這近處往來的幾個行人，都把大衣的領子豎起來，雙手插在口袋裏，陰沉的靜寂的很快地走着。爲實踐一個同青年時代的朋友約好的差不多是荒唐得可笑的約會，從千哩路的遠方跑來的那個人，站在五金店的門口，抽着雪茄，等待着。

大約等了二十分鐘，於是一個穿長外套的，領子覆到耳旁的高男子，從街的對面走來了。他一直走到這等待着的人的近傍來。

是跛布嗎？他懷疑地問。

是你？吉米威爾士！站在門口的男子喊起來。

哈！新來者大聲地說，連忙握住對方的兩隻手。真的是跛布呀！只要你還活着，我斷定你一定會到這兒來的。好了！好了！——二十年是一個很長的期間。這個老酒店也沒有了，跛布！我希望這酒店還在，若是有，我們還可以在這裏再吃一頓。老朋友，西部對你怎樣？

很不壞！我所追求的都給我了。吉米！你變得真厲害。我沒有想到你會比我高兩三寸的。唔！二十歲後，我稍稍長高了一點。

在紐約還好罷，吉米？

麻麻糊糊！我在市政廳做點小事。來！跛布！我們到一個我知道的地方去，暢快地談談過去的情景罷。

倆個人手交手地走出街來。從西部回來的人，因為成功了使他自負，開始概要地敘述自己的經歷了。另一個呢，縮在外套裏，有趣味地靜聽着。

街角上有一家藥店，電燈燦爛地點着。當他倆走到這光亮的地方的時候，倆人都同時地觀看着對方的臉。

從西部來的那個人，突然停住了，把他的手膀拖出來。

你不是吉米威爾士。他怒聲地說：二十年雖是很長，但是，須不能長得把一個長鼻變成一個短鼻了。

可是，有時一個好人會變成壞人的。那個高的男子說：跛布！現在有事，要找你十分鐘。因為芝加哥警察署，恐怕你偶然的到我們這方來，已經打來了電報，那裏要和你談點話。好好地罷！這倒是聰明呢！現在在沒有到警察署去之前，這裏有一封託我交給你的信。你可以在這窗下讀牠。這是巡視警察威爾士寫的。

從西方來的人，打開交給他的那頁小信紙。他初讀的時候，手很堅定，但是在讀完的那一刻，

稍稍地有點顫動。那信是很短的。

跛布——

我是依時地到了那指定的地方。當你擦燃火柴去點你的雪茄煙的時候，我看出你就是芝加哥緝拿中的犯人的面孔。不知怎的，我自己不能做這件事。因此，我又走去，叫來一位便衣警察，來擔任這件工作了。

吉米威爾士

（劉大杰譯、現代學生）

西萬提斯的未婚妻

西班牙阿左林

一

一個遠遠的鈴聲帶着一種顫動的悠長的聲音突然地響起來；接着另一個更近一些的鈴聲用一種嘹亮的、喧鬧的爆發聲來回答他。圓而大的電燈泡不時地閃爍着；有一個時候牠們好像是將熄滅了，可是不久又發出牠們的慘白的光來。機器的巨大的吹息在大窗下震響着；人們聽到那遼遠的汽笛聲；貨物車帶着一種衝撞和切齒的喧聲經過；一個報販子唱着一種悲哀的調子，火車的長或短的汽笛聲響了；在遠處，在一片暗黑的天上，描畫着那不動的旗號的紅點子。

而那些大而圓的電燈泡，也時常在牠們的淒冷的光中靜默的閃爍着……

火車將要開了；一個帶孝的婦人上了我的那個車箱，兩個孩子，三個孩子，四個孩子，六個孩子也跟在她後面上來。他們全是很小的，生着栗色的，櫻色的短而細的頭髮，紅色的頰兒。火車就要開了。在我的右面，很嚴肅地坐着一位四歲的小先生，在我的左面，是一位三歲的小太太，在我的膝上呢，還坐着另一位兩歲的小先生。火車就要開了，火車裝滿了人。我們大家都說着，我們大家都笑着。忽然，一種尖銳的汽笛聲破空而起，車頭放着汽，火車動起來了……那使大城輝煌着的無數金色的泥水是膿在後面了，一陣暖氣從開着的窗間吹進來。田鄉是黑色的，沉靜的，羣星帶着一種神祕的閃爍在無窮長的天上晶耀着。

我是一個肥胖，快樂而做父親的小資產階級了，那個坐在我膝上的孩子，用他的多肉的小手拍着我的臉。那在我右面和左面的孩子們大笑着向我提出問題。我把些不可思議的故事講給他們聽，我笑着；我自己感到滿足而快活。空氣是清鮮而溫柔，羣星晶耀着。

我是一個住在村莊裏的，有一所大房子，房子裏有各種不同的廳堂和一條闊大的畫廊；有一塊蔭着花木的花園，園子裏有花棚和白色的柱子，藏着一些蒙着灰塵的書籍；而且圍着兩個，四個，六個生着細密的頭髮和什麼都討什麼都撕的小手的很小的孩子旅行着的小資產階級

了。生活是容易而溫柔。我像孩子們一樣大聲地喊着；我們一同喊着。忽然，在喧鬧聲中起了一個唱着古舊的兒歌的聲音，於是我們大家在一個不和諧而喧噪的合唱中唱起來了：

La vindita, la vindita,

La vindita se quiere casar

Con el conde, conde de Cabra,

Conde de Cabra se le dara.

車聲伴着我們的歌。車子左右地擺側着，我們是坐在一隻船上了，我們的聲音有時膨大起來；車站過去得很快。我用手撫摩着那放在我膝上的小先生的柔軟的髮縷。在這將來可以成爲一個國家的英雄的小小的人之前，一種茫然的溫愛侵入我的心靈了；從我的大衣口袋中，露出一個極大的酒瓶。生活是容易的，羣星在暗黑的無涯中晶耀着。

正在最喧鬧的時候，車子停了；一個聲音發狂的喊着：『耶萊斯，停一分鐘！』於是一種深沉而悲哀的驚愕便向我侵來了。我該下去了。我已不知道我到那兒去，也不知道我要什麼。我爲什麼要下車呢？我爲什麼不繼續。坐車呢？我的意向是什麼？我在這孤獨的站裏將幹些什麼呢？火車已重複開去了，帶着一種沉鈍輪聲向黑暗的野田而遠去了；我寂然不動地站了一刻，專心地望

着那遠處的殿尾的行李車的，行將消失，消失去的光亮的紅眼。於是，好像有一種是諷刺的，陰險的聲音似地，在我身體中說着：『小資產階級者，你不是說過生活是容易的嗎？好，你現在看吧。』碼頭是孤冷的，一個役員剛用一種粗魯的動作熄了燈。

於是在這個時候我暗自決意繼續我的遠行一直到愛斯基維阿司。可是我決意下得很快：一個人告訴我從此地到愛斯基維阿司須一小時。『有什麼車子可以坐去嗎？』我問。『沒有，現在這樣的時候沒有車子。』『可是，』我釘下去問，『我可以留在耶萊斯嗎？』不，我不能留在耶萊斯。這個在耶萊斯通夜的大呆想怎麼會跑前我頭上來的？現在是九點鐘了，大家都睡了；而且要找一個客棧簡直是不可能的，即使人們是醒着……羣衆晶耀着；在遠處，在天邊，浮現着一片慘白而散漫的光。月亮就要出來了。我請人指點我到愛斯基維阿司去的路。於是我慢慢地向那方面走去，我已不是一個有一塊有花棚的花園，而和兩個，四個，六個金髮或櫻髮的孩子一同旅行着的小資產階級了：現在我是一個接受着事物的不可變動而祕密的計畫的，安命的小小的哲學家了。路是很狹窄，還有深深的車跡，牠彎彎曲曲地橫在那劃着平行的田溝的平坦的田野上。這處那處不時現出橄欖樹的暗黑的影子來。萬籟俱寂着。滿月在一片土地的起伏處露出牠的黃色的大臉來。我走着，我走着。一隻鸕鶿在遠處叫着『不如歸去』，另一隻鸕鶿在近一些的

地方叫着『不如歸去。』這些可怕而諷刺的鳥兒或許是在嘲笑我的小小的哲學。我走着，我走着。田野完了接着是葡萄地，葡萄地完了是橄欖樹。鷓鴣吹着牠們的憂鬱的笛子，月亮降落到清明的天中。我走着，我走着，穿過葡萄地，穿過田和橄欖樹林。

忽然，在夜靜中，我聽到犬吠了。在我前面有幾級石級，在石級上安置着一個柱頭；這是一個古舊的磔架。再遠一些，一個大建築物顯現着。我是在愛斯基維阿司了。道路上很荒涼；院子的牆排成窄狹的路而愈行愈遠；闊大的屋簷把門戶遮得暗暗的。一羣孩子的遠遠的歌聲來到我耳邊。客棧在那裏呢？如何去找牠呢？幾個夜行的好鄉民。——那時已經十點鐘了——做了引導一個哲學家的好工作。我敲着門：『蓬蓬。』於是，簡短地解釋了幾句後，我便在一間白色的過通室裏，坐在一張狹狹的松木檯上，簡單地——這就是西萬提斯當時談話所用的簡單——和客棧老班談着話了。在一個光亮的櫃台上，在一架食具櫃上，排列着許多壺和瓶，上面寫着『盎加爾納雄』、『公蘇愛羅』、『貝特拉』、『加爾曼』、『安米利亞』、『羅沙黑阿』……這客棧同時也是一個酒店，而且在愛斯基維阿司，和一個酒店老班不談酒還談什麼呢？現在我已不是一個有兩個，四個，六個金髮或櫻髮的小資產階級者了，也不是一個在定命前安命的小小的哲學家了。現在我是一個酒商了。在愛斯基維阿司，而且是一個酒店老班，假如不談酒，你要我談什麼？

呢？客棧老班對我說，伊拉柳先生有的是好酒，可是他或許不肯出賣。安得雷思員外所有的酒更好，可是他或許要賣得很貴。那倒是真的，我不應當親自去和他做交易。那個『有點小器的』安得雷思員外會看出了——那是一定的——我的購買的慾望而抬高了他的價錢；最好是談着別的事情，若無其事似的，……近處的鐘沉響地打了十一下。我拿了一盞燈，客棧老班把我一直領到房裏：那間房是在二層樓，我們經過了一條堆滿了茜草的走廊纔到了那裏。我把燈放在桌子上：房間的牆是用石灰刷白的，門很闊大，有着方形的和矩形的嵌木，一張松木的桌子是放在床邊。我開了窗：月光溫柔地照亮了鄰家的屋頂和遼遠的田野；遠處，近處，狗在悲鳴着，狂吠着；一頭梟鳥間息地叫着……

二

……鐘聲把我驚醒了。那是三口鐘的聲音，兩口作着喧響的『鐺，鐺』的聲音，那第三口，好像深思的，胆心的，伴唱着一支悠長的，溫柔的，憂鬱的曲子。西萬提斯每天在他的睡眠中，像我現在一樣，是聽到這種悅耳的鐘聲的。天還沒有亮，晨光還沒有從門罅裏窗縫裏顯出來。我從復睡下去。接着，那同樣的喧柔伴奏着的鐘聲，把我驚醒了。初陽的光現在把光紋畫和光點畫在門的木板上了。鴿子在屋頂上鳴着，小步地走着；瓦雀發狂地噪着；烏鵲在遠處叫着……田野是綠色

的；在遠處，當我開了窗子的時候，我看見了一所白色的耀眼的屋子，在平原的極處附近，在左方有一所老舊的住宅，曼加特有的老是關着門的住宅之一，顯露着他的木料分裂的，神祕而不可捉摸的三個舊露台。

我出了房間走到走廊上；我接着走下那狹窄的扶梯，在院子裏停留了一會兒；這個客棧是一所破落的磚屋，牠座落在羅沙黑奧街上，在阿弗瑪麗亞街的角上，這兩條街完全是西班牙風的。在這所房子裏或許曾經住過一個可怕的 *hidalgo*；露台也是閉着，而正樑也是歪斜而黝黑。一個鴿籠高立在那角上的房屋的頂上，那裏寫着這客棧的名字『樓倉』。在這所房子裏或許住過一個可怕的 *hidalgos*。愛斯基維阿司是一個有貴族和尙武的傳統的地方，你只要去翻看那菲力泊二世所命編的，未刊行的『風土記』就可以知道。愛斯基維阿司——在一千五百七十年，即西萬提斯結婚前八年，教務會回答王上說——愛斯基維阿司有二百五十個居民，其中有三十七個世家的 *hidalgos* 這些 *Hidalgo* 名爲皮伐萊思，沙拉若萊思——西萬提斯的丈夫的名字；阿伐洛思，美霞思，奧爾道涅思，巴洛索思，巴拉確思，西萬提斯的岳母的名字；加里阿若思——出名的廚婢中的一個主人的名字；阿爾岡道涅思，古艾伐拉思，伏時美第阿諾思，季哈達思和勇敢的阿龍梭先生。他們還說：『在文學方面，愛斯基維阿司沒有什麼可注意的人

物可是在軍界中却有許多的軍佐、旗手和有價值的人物。『那裏，你可以列數他們的名字：『死於阿爾加拉·德·培那拉斯爲摩爾人所殺的』貝特羅·阿拿爾特軍佐；巴里安多思軍佐；海爾囊·美夏軍佐；約翰·德·索拉若爾軍佐；貝特羅·特·曼多若旗手；這是你所知道的，他是『當佔得高拉達時第一個插上旗幟的人因而夏爾·甘賞了他一百五十杜加。』居民在他們的記載上這樣結束：『同時，在從前有許多爲國王服役的軍人，現在還有幾人是在弗朗特爾和約翰在一起。』

愛斯基維阿司是一個冒險家和軍人的老舊的種秧地；牠的土地是貧乏而乾燥的；在牠的二千五百零五畝的可耕的土地中，沒有一畝是灌溉過的；人們在那裏可憐地在破屋中生活着，或是離開了這些現在我漫行着的街路，離開了我現在所望見的這單調的枯澀的田野，去找一種自由的、飄泊的、冒險的生活……天空是清朗的，呈着蔚藍的顏色；一種模糊的昏沉，一種沉鈍的重力從各物間吐出來。我走到一個闊大的廣場上；縣署和牠的有道里特式的柱頭的廊門在一角上顯露着，深閉着，靜靜的。

一切都沉默着，一切都安息着。不時地，一隻狗帶着那種鄉村的狗所特有的昏懶走過，也不知爲了什麼地停留了一會兒，接着又遠遠地在一條小巷裏不見了；一羣的瓦雀飛落到地上，覓

着食，跳躍着，又忽然飛起來，啁啾着，在澄清的碧天上快樂地拍着牠們的翼翅而遠去。在遠處，雄雞的啼聲振響着，像是一種金屬的，截斷的聲音，突然地衝破了透明的空氣。

我漫游着小路和廣場，我從這一面走到那一面，在新春的溫風中沉沉欲睡。人家的門是開着了，露出那卵石砌成的院子和一個彎曲的葡萄棚來。我從費路走到桑·賽巴思丁路，從桑·賽巴思丁路走到加巴勒羅思路；在這些西班牙的鄉村的街路的名字中，是有些不知不覺地吸引你使你發生興趣的東西在着。我在達加路中停留了一會兒。在一個老舊的房屋中，除了這些沒有傢具的，沉靜的，有一個小小的門的荒廢的大走廊以外，還有什麼更有魅力，更引人注意的呢？在一座老舊的城中，除了一條短短的街路——如達加路——以外，還有什麼更引人入勝的呢？那條路上一個人也不住，牠是由那些臨着院子的牆聯成的，或許有老是關着的大廊門，鋪花磚的天井，而且有一片田野做背景，在那裏或許還有一個有耕地的山丘。

我默看了一回兒：我沿着狹窄的小路走去。一千五百七十六年的居民說：『在這地方的屋子都是有鋪花磚的天井的，有幾所是高大的，牠們是用爛泥和石灰造成的。』大的牌樓突出着，都霉爛了；鋪花磚天井的老舊的廊門的大遮簷俯出着，為歲月所彎曲而毀壞了。我讀着那很小的路牌，路牌上用細小而青色的字寫着路的名字。其中之一突然使我驚跳了。注意着吧。我剛看